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可憐的人

(九)

著 俄 露
譯 丹 李 于 方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可憐的人

(九)

著 俄 露
譯 丹 李 于 方

著名世界譯漢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可憐的人

第七卷 題外的話

一 理論上的修道院

本書的主角是無極。

人是次要的角色。

既然如此，我們在路上碰見了一個修道院自然應當走進去看看。爲什麼呢？這是爲了東方或西方，古代或現代，多神教，佛教，回教或基督教，都有修道院，修道院是人們用來窺矚無極的一種望遠鏡。

這裏毫不盡量發表某種思想的地方；但是，儘管絕對地保持我們謹慎，節言的態度，甚至於我們的憤慨。我們每次在人的心中遇着了無極，無論我們對於無極的那種見解是正當的或是錯

誤的，我們總覺得虔敬的心油然而生。無論是在猶太教的禮拜堂中，回教的廟中，佛教的寶塔中，紅皮人的村落中，總有那醜陋的一面是我們所唾棄的，和卓絕的一面是我們所崇拜的。上帝的影像反映在人造的牆上，這對於心神是何等的景仰並且是何等無止境的玄想！

二 歷史上的修道院

在歷史、理智和真理的立場上，修道院是不應存在的。

一個國裏的修道院太多，牠們便成為障礙思想的癥結，累贅的會社，需要活動份子的地方上的培養惰性的機關。社會中的修道院正好像橡樹上的寄生和人體上的肉瘡。牠們的昌盛和牠們的飽滿是國家貧困的原因。修道院這種制度在文化幼稚的時代，可以利用神道滅除人性的殘暴，他是有益的，對於民族的健全卻有害。此外，當這種制度頹廢起來，趨於腐敗的時代，好像我們現在所看見的，牠是有害的，正如在牠純潔的時代，牠是有益的，一樣的道理。

閉門修道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有益於近代文化初期培養的那些修道院，在文化漸進的時代牠們已經成為障礙，到現代文化已經發展的時候，牠們是可以為害的。以教育人才的眼光研究起

來，修道院在第十世紀是好的，在第十五世紀是功罪未定的，在第十九世紀是可厭惡的了。閉門修道的這種癡病幾乎使兩個燦爛的國家，一個是光明，一個是數百年來歐洲的異彩，意大利和西班牙，潰爛到僅存白骨的程度；在我們的這時代，這兩個光榮的民族之得以漸漸恢復健康，僅僅是靠着一七八九年的那次強有力的衛生運動。

修道院，尤其是古代的婦女修道院，譬如在這世紀的初年，在意大利，奧大利，西班牙還存在的，是中世紀的一種最慘的結晶品。修道院，那種修道院，是各種恐怖的焦點。真正的天主教修道院充滿了死的黑光。

西班牙的修道院尤為陰慘。在那裏，黑暗中間，迷霧層層的穹窿下面，陰暗的圓頂下面，像天堂那樣高大，層疊如迷樓的神龜巍然立着；在那裏，黑影中間，許多長而且大的十字架懸在鐵鍊的下端，十字架的上面釘着白色的耶穌；在那裏，許多用象牙雕成的大基督赤裸裸地躺在烏木上面；鮮血淋漓，醜惡而華麗，兩肘露出骨頭，兩膝露出筋絡，傷處露出血肉，戴上銀質的荊冠，釘在金質的釘子下面，額頭上有紅寶石嵌成的滴滴的鮮血，眼眶裏有金剛鑽製成的淚珠。那些金剛鑽和紅寶

石彷彿是濕的。使跪在下面黑影中的那些披着黑紗，腰部被馬尾帶綁傷並且被鐵釘鞭打傷，雙乳被藤網壓傷，膝部因祈禱而皮破血流的生物都流着眼淚；一般自以爲人妻的婦人；一般自以爲天使的鬼物。這些婦人，她們有思想嗎？沒有。她們希望嗎？不希望。她們愛嗎？不愛。她們活着嗎？不活。她們的神經系已經變成了骨頭；她們的骨頭已經變成了石塊。她們的黑紗是夜色織成的。她們在黑紗下面噓出來的氣彷彿是鬼物的那種陰慘到無可形容的呼吸。那位女院長，一條幼蟲，頌讚她們並且恐嚇她們。那個純潔之神在那裏，氣象森嚴。這便是西班牙古修道院的情形。慘酷的神道的淵藪，處女們的危境，野蠻的地方。

天主教下面的西班牙比較羅馬的自身還富於羅馬色彩些。西班牙的修道院是天主教的修道院的模範。西班牙的修道院含有東方的意味。那位總主教，等於天師，封鎖並且窺探着上帝的內宮。尼姑便是婢女，牧師便是宦官。情熱的信女在夢中與神交。到了黑夜，那個赤裸裸的美少年從十字架上跳下來，並且受着道室中人的想望。巍峩的宮牆圍繞着那位以十字架上的耶穌作皇帝的理想皇后，使她不受實際環境的攪擾。向外偷看一眼便是不貞的行爲。暗室代替着皮袋。在東方拋

在海裏的，在西方埋在地下。兩面都有婦人們失望而交着手臂；一方面有波濤，一方面有地窖；這裏是淹沒，那裏是埋葬。東西一轍，可怪。

今日護古的人們不能否認這些事情，便打定了主意，以一笑置之。現在最時行一種便利奇特的方法，刪除歷史的闡明，修改哲學的批評，並且減省一切難說的事實和一切隱秘的問題。圓滑的人們說：『怪誕無稽之談的資料。』笨伯直認為怪誕無稽之談。盧梭，好作怪誕無稽之談的人，狄德羅，好作怪誕無稽之談的人；關於伽辣斯，拉巴爾（Lalarte），和習爾梵（Sirven）事件（註一）的福爾太，好作怪誕無稽之談的人。我不知道誰新近說過，塔夕特（Tacite）是一個好作怪誕無稽之談的人，賴龍（Néron）（註二）是一個被人暗算的人，並且人們應當憐憫那個不幸的火奴芬（Holopherne）。

但是事實是不容易混淆的，是無可毀滅的。本書的作者在離北京八里的地方，在維賴（Villiers）修道院的曠地裏——此地是中世紀的活現像——曾經親眼看見過古代修道院的庭院裏的地窖，又在狄勒（Dylo）河的邊上親眼看見過四個石牢，半段陷在河中，半段陷在地裏。這

些便是暗室。每個石牢還有一扇鐵門的遺骸，一個糞坑和一扇鐵窗，在牆的外面，鐵窗高出水面兩尺；在牆的裏面，鐵窗高出地面六尺。有四尺高的河水在牆的外面流着。牢裏的地面終年是潮濕的。暗室中的囚人便睡在這潮濕的地上。在一個石牢裏有一段鐵枷封在牆裏；在另外一個石牢裏，有一種花崗石板合成的方匣，長不穀人睡，高不穀人立，從前的人便把一個活活的人囚在這裏面，上面再加上一個石蓋子。這些東西是實在的。我們親自看見，我們親自摸着。這些暗室，這些石牢，這些鐵門，這些鐵枷，這種接近河面的高窗，這種有石蓋的墳墓似的石匣，牠和墳墓不同的地方便是這裏面的尸首是活人，這種爛泥地，這種糞窖，這些潮濕的牆，何等地怪誕無稽！

(註一) 拉巴爾是和福爾太同時的一個貴人，以損壞耶穌像的肢體，被處死刑。習爾梵犯了阻止他女兒信奉天主教的嫌疑，法院判決死刑。福爾太爲之奔走辯護，得免於罪。

(註二) 塔夕特是一個拉丁歷史家。賴羅是羅馬的暴君。火奴芬是 Odattis 國王的一個名將，被人暗殺。生於耶穌紀元

前六世紀。

三 在什麼情形下面我們可以尊重已往

修道的制度，譬如在從前的西班牙有過的並且在現在的西藏仍有的那種修道制，是文化的一種癆病。牠斲喪生命異常迅速。簡單地說，牠減少人口的繁殖。修道等於受宮刑。歐洲曾經受過牠的大禍。還有信仰常常受着的那種暴行，因逼迫而發的那些誓願，依附於寺院的那種封建制度，家長送入修道院去的那些過多的家人，我們剛纔談過的那些殘酷的事，暗室，封閉了的口，禁錮着的腦經，和那麼多生不逢辰的聰明士女，因終身的誓願而置身牢窖，遁入空門活葬。個人的痛苦以外，還有國家的衰敗，無論你是誰，祇要看見了人類發明出來的那兩種殮衣，道袍和面幕，沒有不戰慄的。

但是在某一些地方，不顧哲學，不顧進步，閉門修道的精神仍舊盛行於第十九世紀的中葉，一種迷信猖獗的怪現象使今日這文明世界驚駭起來。那些過了時的組織，一味固執，想永遠存立在社會上，正好像酸了的香油硬要你頭髮的賞識，腐魚妄想供人飽飫，孩童的衣苦求大人穿着，溫存的尸首想和活人親吻。

你這忘恩負義的東西！那件衣服說，在風雨交加的時候，我不是遮護過你的身體嗎？為什麼現

在你不要我了呢？我是從大海中出來的，那只魚說。我以前是玫瑰花，那香油說。我愛過你，那個尸首說。我教育過你，那個修道院說。

對於這一切，我們祇有一個回答：從前。

夢想已死的東西永遠不朽，夢想用保留尸體的香料統治人羣，整頓破殘的古訓，重上聖物箱上的金漆，修復寺院，重行祀奉聖物，恢復迷信，鼓吹信教的熱忱，重行裝上撒聖水的球和刀的柄，改組修道制和陸軍制。以社會的安寧信託於寄生蟲的繁盛。逼令今人學古人，這一切似乎都是奇怪的。但是世間偏有一些爲這些理論辯護的理論家，這一些理論家，並且都是有才智的人。他們的方法是很簡單的，他們在古代的上面塗上一層色彩，這便是他們所謂社會上的秩序，神權，道德，家庭，對於古人的尊敬，古訓，神聖的習俗，正統，宗教；他們又大聲疾呼地走着：——看呀！正直的人，請採取這個。——這種邏輯是古人所慣用的。古代羅馬，剖視人的臟腑以占吉凶的那些祭司便實用這種邏輯。他們用白堊塗在一頭小母牛的身上，於是說道：『這頭小母牛是白的 *Bos creatus*！』

（註一）

至於我們，這兒那兒，都有使我們崇拜的東西。惟有已往，是我們要四處避免的，牠應當承認自己是死了的。假使牠還想活起來，我們便攻擊牠，非殺死牠不止。

迷信，妄信，僞信，成見，這般幼蟲，儘管是幼蟲，牠們的生命是難於絕滅的，牠們有牙有爪藏在牠們的迷霧裏。我們非和牠們肉搏不可，非和牠們戰爭不可，非和牠們不停地戰爭不可，因為和鬼物永久奮鬥，是人類應盡的天職。扼住鬼影的咽喉而置之死地，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當第十九世紀的正午，法國的一個修道院便是一羣和日光鬪爭的梟鳥的學校，一個修道院，在一七八九年，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三次革命發源的城中，公然提倡着修行的學說，使羅馬的故技重演於巴黎，這是一件不合時勢的事。在平常的時候，我們如果要消除一件不合時勢的事，祇要使牠說出牠所處的年代。但是現在我們不是在平常的時候。

那末，我們應當進攻。

進攻固然，但是我們應當辨別。真理的意義就是永不操之過激。真理何至於需要過激的行動呢？我們有應當剷除的東西，也有祇須照得明亮和看得仔細。好意的和嚴密的考察，這是何等的武

力在祇要有光就足穀的地方，我們切不可以用火。

所以，我們既是生在第十九世紀，無論是在什麼民族中間，在亞洲或是歐洲，在印度或是在土耳其，我們根本反對閉門修道的行爲。修道院等於深山大澤。牠們腐化的可能性是明顯的，牠們的停滯是不衛生的。牠們的發酵可以戕賊各民族，牠們的繁盛足以爲患。我們想到有那些和尚，尼姑，教士，僧徒，道人，教徒，大師充斥如蛆蟲的那些國家，不能不毛髮悚然。

說了這些話以後，宗教問題仍舊不會解決。這個問題有些神祕的，幾乎可怕的地方。讓我們看清楚牠。

（註一）白聖塗成的牛。

四 原理上面的修道院

許多人集合起來，過着共同的生活。他們所根據的是什麼權利呢？合羣的權利。他們閉門謝世。這是什麼權利呢？各人都有的那種啟閉門戶的權利。

他們不出門。這是什麼權利呢？來往自由的權利，並且連及居處自由的權利。

那裏，在他們自己的家裏，他們做一些什麼事？

他們低聲說話；他們垂着眼睛；他們工作。他們離棄塵世，城市，肉慾，快樂，虛榮，驕傲，利益。他們穿着粗羊毛的和粗布的衣服。各個人都沒有任何私產。富人們在進門的時候已經拋棄貲財，自甘貧苦。他把私有的東西分給大眾。王侯貴人也和農民平等。大家的修道室都是一模一樣的。大家受着一樣的剃髮儀式，穿着一樣的法衣，吃着一樣的黑麵包，睡在一樣的草蓆上，死在一樣的灰上。背上駝着一樣的布袋，腰上繫着一樣的草索。假使規則定了應當赤足，大眾便一齊赤足。在那裏面，可以有一個王子，這王也和衆人一樣祇是一個黑影。一切的尊稱都沒有了。姓都消滅了。他們祇有名字。大家都屈服在平等的洗禮名下面。他們毀滅了血統上的家庭，並且在他們的公共寺院裏建設了精神上的家庭。除了大眾以外，他們沒有其他的親人。他們救濟貧困，服侍病人。他們選舉他們所服從的人。他們相互地稱道：我的弟兄。

您停止我，並且叫道：——這纔是理想中的修道院呀！

祇要牠是可以有的修道院，便穀使我注意了。

因此，在上面的那一卷書裏面，我以恭敬的口吻談到過一個修道院。除開了中世紀，除開了亞洲，保留了歷史上和政治上的問題，在純粹哲學的立場上，在不需要筆戰的地位上，假使寺院的生活完全是出於自願的，毫沒有勉強的情形，那末，我對於修道院始終抱着某種嚴重而關懷的態度，並且有些地方還是我敬服的。有寺院的地方，就有自治區域，有自治區域的地方，就有人權。寺院是平等，博愛，這個信條的產物。啊！自由是何等地偉大！並且是何等輝煌的變相！自由足以使寺院變為共和國。

讓我們繼續下去。

但是那些男子，或是那些婦人，藏在那四堵牆的中間，身上穿着粗毛布，他們是平等的，他們彼此稱為兄弟；這樣很好；但是他們還幹別的事情嗎？

幹。

幹什麼呢？

他們望着黑影，他們跪着，他們合着掌。

這是做什麼呢？

五 祈禱

他們祈禱。

誰？

上帝。

祈禱上帝，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在我們的體外，是否有一個無極？這個無極牠是否是唯一的，永久不變的，永久不滅的？因為牠是無極，並且因為假使牠是沒有實質的，牠的範圍便因此受了限制，那末，牠是否一定是有實質的呢？因為牠是無極，並且因為假使牠是沒有智慧的，他便因此有止境，那末，牠是否一定是有智慧的呢？我們對於自己祇能引起生存的觀念，這個無極能否在我們的心中喚醒那種性根的觀念呢？換言之，牠是否是絕對而我們是牠的相對呢？

在我們的體外有一個無極，同時在我們的心中是否也有一個無極呢？這兩個無極（何等駭

人的多數）是否互相重疊呢？那個第二無極，難道牠不是第一個的底層嗎？難道牠不是第一個的鏡子，反照，回音，和另外一個深淵同中心點的深淵嗎？這第二個無極是否也是有智慧的呢？牠有思想嗎？牠愛嗎？牠有要求嗎？假使這兩個無極都是有智慧的，各個便有一種主要的希望，於是在天上的那個無極中間有一個「我」，正好像在地上的這個無極中間也有一個「我」。地上的這個我是靈魂；天上的那個我是上帝。

使地上的無極和天上的無極神交，這就是祈禱。

我們切不可在人的精神上面減去什麼；刪除是不好的，我們應當改造，應當變更。人的某幾種動力是朝向這未識的意境的；思想，縈夢，祈禱。那未識的意境是一個海洋。信仰是什麼呢？信仰是在那未識的意境中間的指南針。思想，縈夢，祈禱；這是三種廣大的神祕之光輝，我們應當崇拜牠們。靈魂的這種壯麗的光輝射到什麼地方去呢？射到黑暗裏，就是說，射到光明裏。

德謨克拉西的偉大就是對於人類的一切，絕不否認什麼，也絕不侮蔑什麼。在離人權不遠的地方，至少，在牠的旁邊，便有靈權。